

讀「東台灣弘法半月記」後記

田倩君



在幼時

我便會想入
非非，對於
一切不可測

至，何用去聽勸善方？」我說這許

多，她不生氣，像慈母般的溫存，

過去那些見解是謬誤的，說到驅殼這具物質，不錯，會隨草木同腐，而真如實性却不會泯滅的，只是爲無明蓋覆住，被惑業的力量牽引着

頭出頭沒罷了。至於以前所學修身以至平天下，這無尚妙理，貫澈了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，也只是它其中一部份道理，說世界百千分之一的地球上，但佛法浩瀚，且精深奧秘，這無尚妙理，這道理呢！以前那等虛浮思想，淺薄見識，是如何可憐！可鄙！這塊頑石點頭，全是吾師教誨之力，因爲那道鉗光是從吾師口中生起。

樹提菩

19

的事事物物，總相信冥冥中有無窮奧妙而至高的真神，在主宰着宇宙萬有，及長科學知識漸增，原始信仰漸漸離我而去，迨及進大學肄業，修文、史、哲、諸學科，思想愈來愈複雜，也愈矛盾，對於宇宙諸現象，有了極大懷疑，爲追求疑點研究，博覽許多古今中外大思想家，對宇宙觀察所下的結論，我總覺得都沒有說到處，因此精神極感沉悶，我決心不再苦思下去，似乎自己亦有所領悟，喚！宇宙中原來沒有什麼奧秘，萬物隨自然變化，原無目的，人是萬物中的一物，嘗無例外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。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」，這是莊子說的，人就是跟着這生滅的大流顛倒輪迴，四大和合則生，四大分散則死，死則氣隨清風，骨肉化泥，人不過是日月長流中的微塵一現，即隨草木同腐而已，沒有什麼靈性永存。

一天去訪吾友左涵浩居士，並邀她同進午餐，她說：「現在正是農曆二月，我持觀音齋，今天十普寺有法會，晚七時要去聽經，你同我去好嗎？」我正在不高興，你這些行爲，你是受過高等教育的，不做正事，整天口裡咕咕噜噜念些什麼，這裡趕法會，那裡趕法會，是多麼無聊，我們的古聖先哲留下多少做人治世的寶訓，一切道理發揮到極

這本弘法記，其文辭輕鬆流暢，我很少發生疑難，今天初聞佛法，若像個蒙童初受教育，何竟全所知？靜靜的坐了兩個鐘頭，從此三個月不曾間斷一日，楞嚴經全部聽完，便皈依了這位講經法師——白聖上人，師傳誦人不倦，使這個黑夜徘徊在幽谷裡的迷途者，頓識迷津，發現天邊一道鉅光，直衝霄漢，照澈了三界十方，藉這光芒，我窺見宇宙的眞理，虛空的奧秘，我

養佛陀，僅有這條白氈，待我回房脫下，請你帶去布施佛陀吧！」比丘接到房中擲出的白氈，回到佛前，稟告前情，呈上白氈，佛陀親手接受，並爲施者祝福。當時在座的國王、后妃、大臣、庶民，正在那裡請佛說法，見佛接受汙舊的白氈，都生起了譏嫌的心念，佛陀察知立以嚴肅的態度開示道：「你們不要輕視貧人的布施呀！白氈雖不美潔，施心却極度虔淨；若人能以清淨之心行布施，不論所施之物怎樣的平賤，所獲的功德，超過七寶！」大衆聽後，很慚愧地向佛懺悔！對施氈的貧人，生起了同情與恭敬！有些國王、后妃，立即脫下身上名貴的衣服，派人送給貧人的夫婦，並接她們來見佛，聞法。而檀臥伽女，由此淨心施氈的因緣，七十劫中，都是生在富貴人家，生生不離白氈，世世都遇到佛法，廣種善根，回向解脫。今叔離比丘尼，即是過去毗婆尸佛時的檀臥伽女。由於多生多劫修善植福，回向解脫的因緣，今生成熟，所以叔離出家不久即成聖道——羅漢。不是偶然的獲得與徵得的成功呵！」

阿難聞已，疑惑頓消，於是禮謝世尊而退。

這本書出版，道逢吾師五秩榮慶，以之贈送同道，亦是不可思議之奇緣，恭謹以眉壽無疆，道濟人天，爲吾師預祝！